

佛說六道的有情眾生都是迷而不覺，六道之外，四聖法界，這就是說還沒有超越十法界的，四聖法界裡面的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若依天台家的說法，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，都沒有出十法界。雖然說是覺悟了，並不是真正的覺悟，他們是屬於相似的覺悟，好像是覺悟了。天台六即位裡面觀行位、相似位，是在這個層次裡面；超越十法界才算是真正的覺悟，那就是分證位，雖然沒有圓滿，他真的覺悟了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分證位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六道裡面只有名字位，所以有名無實，觀行位功夫得力，沒有超越六道，超越六道才是相似即位。天台這個六即，的確把這樁事情講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諸佛菩薩示現在世間教化眾生，只有一個目的，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」，這個目的要用現在淺顯的話來說，幫助眾生開悟，什麼叫開悟？徹底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就是覺悟了。我們現在發心出家，發心承擔如來的家業，如來的家業不是財產，不是寺院、庵堂這些產業，如來的家業就是覺悟眾生，續佛慧命，所以我們在這裡學習講經。

經怎麼樣才能講得好？方法固然不能少，我們現在學的方法，可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覺悟，自覺而後才能覺他，自己沒有覺悟，怎麼能叫別人覺悟？自己沒覺悟，說實在的話，只能對世人做到勸善而已。當然這樁事情能做到，已經是很大的福德了，可是福解決不了問題，也就是福不能幫助人了生死出三界，一定要慧，真實智慧，《無量壽經》上教給我們「住真實慧」。真實慧是什麼樣子？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自始至終所說的，就是真實慧的樣子。所以講

經的利益就太大了，我們講經勸人，也勸自己，別人只聽個一遍、二遍，如果我們自己講這部經，講個幾十遍、幾百遍，不知不覺我們就入這個境界了。時間長了，天天在薰習，不知不覺的就從凡夫變成佛菩薩了，不必說有意去變，有意變不了的，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，自自然然起了變化。存心想作佛，那還能作得了佛嗎？作不了佛的，存心想入這個境界，入不了的。這才知道這個薰習的重要。

薰習就是天天幹，不斷的幹。沒有地方講，我建議你們同學們，沒有地方講，我們對錄音機講，一天至少也要講一個小時，能講一個半小時是最好，不長也不算太短，天天要講，對著錄音機，關起房門在家裡講，決定不中斷，而且就是一部經，在這一部經裡面如果不能開悟，我決定不換第二部經。一部經，心是定的，念是一，這個了不起，你看佛經上說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，我們用這種方法來制心一處，把這個心就定在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上，天天看，天天讀，天天講。

我們是中下根人，不是上根利智，中下根人這樣做，天天做，十年，你要沒有大徹大悟，你也差不多了，要下十年功夫，依教奉行。佛在經上教給我們要做的，我們認真努力去做，做不到的也慢慢學著去做；教我們不可以做的，我們決定不能去做，這就是真正的修行。佛教給我們要做的一定是善法，與性德相應的，佛教我們不能做的，一定是惡法。對明心見性、念佛往生一定有障礙的，佛不教我們做。經上所講的重要的綱領要掌握住，「觀法如化」，這句跟《金剛經》上四句偈一個意思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「如露亦如電」，是講它存在的時間很短。世間一切法都不必去計較，心永遠保持寂定，定就生智慧，這是真實的受用。

這一經通了，確確實實世出世間法都通了，通達之後，一生當中還是守住這一部經，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做一個樣子給後學看，讓後來的學人跟到你這個模式來修學。因為末法時期，利根的人少，鈍根的人多，鈍根不是不能開悟，不是不能成就，善導大師所說的「遇緣不同」，他要遇到殊勝之緣，鈍根、下下根人，也能開悟，這個最殊勝的緣，就是一門深入，鍥而不捨。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做一個榜樣給人看，這點非常重要。

我在講席裡頭過去曾經講過很多次，這三十八年當中，我講的經論有幾十種，沒有專講一門。講的遍數最多的，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講過九遍；《彌陀經疏鈔》講過三遍，第三遍沒講完，那個分量太大，留下來的這個錄音帶一套，我記得第二次講的，留下來的是三百三十五個九十分鐘的錄音帶，《彌陀經疏鈔》。《要解》也講過三遍，《楞嚴》好像講過七遍，七遍當中大概只有兩遍講圓滿，其餘的都沒講圓滿。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都講一半，這都沒講圓滿。其他的這些經論講的很多，沒有專。為什麼不專一？環境不同，如果有好的環境，我們一定做一個好的樣子，要發心一門深入。

你們諸位想想，這三十八年當中，如果我要專講一部經，那個成就還得了？不得了！你專講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那就是無量壽佛，名實相副；專講《阿彌陀經》就是阿彌陀佛；專講《普門品》就是觀音菩薩，一定的道理！我過去講《楞嚴經》，因為我學《楞嚴》的，跟李炳老學經的時候，我學《楞嚴》，所以《楞嚴》講的遍數很多，演培法師碰到我就叫我「首楞嚴王」。

我在香港講《楞嚴》，香港有一個專講《楞嚴》的，海仁法師，我跟他見過一次面，談這個《楞嚴》。我是後學晚輩了，我見他的時候好像是九十多歲了，第二年他就圓寂了。所以他聽我在香港

講《楞嚴》，他也很歡喜。他有六個學生，做他的學生很不簡單，他專攻《楞嚴》的，做他的學生，《楞嚴經》要能夠背過，不能背，他不收這個學生；不但《楞嚴經》要背，註解還要背，他用的是這個方法。他採取的註解是採取蕩益大師的《文句》，這個很奇怪，我不曉得他為什麼選這個註解，就是《楞嚴經文句》，蕩益大師的。

你看圓瑛法師也是專學《楞嚴》的，他也講其他的經論，但是他自始至終都是以《楞嚴》為主。他二十五歲發心學《楞嚴》，他的《講義》大概在七十多歲時候才完成，那是他一生專攻《楞嚴》的心得報告。所以在他所有著作當中，《楞嚴經講義》、《圓覺經講義》這兩種最精采。《圓覺經講義》是最後出來的，以後就沒有了，所以他最後這兩樣東西是代表他成熟的作品。

這些大德都是我們的好榜樣，《楞嚴》裡面最精采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第六卷，第六卷一開端「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」，海仁老和尚是這樣看法，看法沒錯。接著是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末後是四種清淨明誨。可是在第五卷最後的一段，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」，雖然文字不多，只有兩百四十四個字，這一段很重要，因為它短，又在「耳根圓通章」的前面，往往被人疏忽掉了。所以一般粗心的學《楞嚴》的人，目光都注重在「耳根圓通」，認為這是個特別法門，這是不夠細心，《楞嚴經》上講特別法門是兩個，不是一個。

特別法門，沒有按次序排列，那就是特別法門；普通法門，按照順序排列的。你看它這個二十五圓通章，是依據十八界、七大來排的。十八界：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依照這個順序來排，這十八個。七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。十八加七大，二十五，用這種方法就是把菩薩所有的行門全都包括了，任何一個行門超不出

這二十五個範圍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是用位次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也涵蓋了所有的法門，你也超不出這五十一個位次。如果按順序排列，觀音菩薩是「耳根圓通章」，應該排在第二位，他這個六根在前面，眼根、耳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他應該排在第二位，他把它拉出來，擺在後面，這就是說明這是特別法門。因為它這個差距大，所以太明顯了，大勢至菩薩那個排位，在二十五，他排位是第二十四，第二十四要排到最後，就差一個位子，兩個人顛倒一下，好像沒有人注意到，他們太近了；那個很遠，從那裡調到那裡，看得好清楚，這兩個人換個位子，往往被人疏忽了。

這個念佛是根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（這個見就是根），見大；識，識是彌勒菩薩代表的，所以大勢至菩薩跟彌勒菩薩兩個換了一下。你看現在他排列的位次，彌勒菩薩排在第二十三，大勢至菩薩排在第二十四，觀音菩薩排在第二十五，所以你仔細觀察的時候，他變動了，變動的就是特別法門。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為什麼不揀選念佛，而揀選觀世音菩薩耳根，這個道理在哪裡？文殊揀選是為娑婆世界眾生揀選的，娑婆世界眾生耳根最利，所以選觀音。特別為我們這個地區選的，如果把這個地區再擴大，為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來揀選圓通，文殊菩薩就選「念佛」。所以「念佛」是契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之機，「耳根」是契娑婆世界之機，不能比，所以是兩個特別法門，不是一個，然後你才曉得《楞嚴》與淨土的關係多麼密切。這也是許多人疏忽掉的，以為《楞嚴》與禪有關係，與密有關係，《楞嚴》上有「五會神咒」，而不知道《楞嚴》跟淨土關係，這是許多學《楞嚴》的人疏忽掉了。

所以古來祖師大德教給我們念佛的方法，佛號從心中生起，口中念出，耳裡頭再聽進去，這個就是用耳根的方法，將大勢至菩薩

跟觀世音菩薩這兩種圓通合起來用，妙極了！這容易攝心，句句佛號從真心裡頭生出來的，口裡念出來，耳朵聽進去。所以佛法的修學一定要細心，我們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不是說別的大經不可以看，可以看，但是把它當作助修，而不是主修，也就是說可以看，也可以不看，喜歡涉獵，行，像《楞嚴經》的註解，實在講是以圓瑛法師的最淺，他註釋《楞嚴》，這是用了一輩子的時間，幾乎自古以來古大德的《楞嚴經》的註疏他都看過，《楞嚴經》的註解在《卍字續藏》裡面收的最多。

我那個時候學這部經，蒐集古人的註解蒐集了三十幾種，都是非常好的註子。這個裡頭代表古德的，一個是長水的，一個是交光大師的，長水代表古代的一個見解，交光大師這是新派的。因為《楞嚴經》的承傳因緣也非常特殊，般剌密帝將這部經偷渡到中國來的，非常不容易。經沒有來之前，天台大師（智者大師）他建立三止三觀，這天台家的修行方法，這個三止三觀，當時印度這些大德到中國來，對它非常讚歎，他說他這種建立，與印度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很相似，所以就知道有這部經典。於是這個經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古大德解釋《楞嚴經》就用天台的三止三觀，解釋奢摩他、三摩提、禪那。《楞嚴》實在講，主要就是講這三個修學方法，分配在全經裡。

到明朝，交光大師大概跟蓮池大師是同時代的人，他的看法就不相同，我們在《楞嚴經正脈》序文裡面所看到的，交光大師的自序，他也很了不起，他是念阿彌陀佛往生的。阿彌陀佛來接引他，他跟阿彌陀佛說，他說《楞嚴經》自古以來這些註解有問題，大家都誤會《楞嚴經》修行方法跟天台大師所講的這是一樣的，其實不然，因為天台家的三止三觀，還是用的意識心。所以他提出《楞嚴經》上所講的修行方法，不是用意識心，他提出「捨識用根」，這

個就非常高明，這是古今《楞嚴》的講法不相同的地方。所以他向阿彌陀佛告假，再留在這個世間留幾年，把《楞嚴經》做一個註解，然後再去往生。阿彌陀佛就同意了，就走了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以後就註這部經典，可以向阿彌陀佛告假，遲一點去。

所以這是古今這兩種思想不一樣，他主張「捨識用根」，確實是正確的，才符合佛講《楞嚴經》的依據。但是捨識用根說得容易，幾個人能做到？天台的教法沒有離開心意識，說實在的話，還容易做到，可能做到，捨識用根太難太難了，但是講的正確，沒有錯，與經義能相應。圓瑛老法師作這個註解，作《講義》，幾乎百分之五十到六十，依據交光大師的《正脈》，所以我看他的《講義》，他是以《正脈》為基礎，再博覽各家的註疏，集大成的一個註解。所以你讀他這個《講義》，也等於說把古來的各家對於《楞嚴》註疏，你統統都讀到了，這是一本好書；他的《圓覺經講義》也是非常精采的一部好書。這是我們可以參考的。

像江味農的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一生的經典，他在這部經上下了四十年的工夫，寫出這部《講義》，集《金剛經》古今註解之大成；周止菴一生搞《心經》，大概也是用了三、四十年，寫了一部《心經詮注》，權威的註解，功夫下得深。一門深入，鍥而不捨的成就，都是我們修學的榜樣、模範。你今天講《金剛經》，沒有人能超過江味農，包括古大德也不能超過，原因在哪裡？一生專攻，形成了權威。

搞多了的時候，你的精神、力量就分散了，只能夠說做得好看，但是不能深入，真實的受用還是在一門深入，自己受用是戒定慧三學的圓滿成就，沒有講到戒，定共戒；道共戒，慧開了是道共戒。在家居士尚且能成就，我們出家人不能成就，那就慚愧了。所以要盡量捨棄事務，除非不得已，沒有人做，我們沒有法子，為僧團

、為佛教付出一點心力，作出貢獻，有人接班馬上就要交，專心來做學問，做學問是真正的續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像一個學校一樣，我們發願專心當教員，那個當校長、作主任的，給別人去幹去，專心作教員，直接肩負起續佛慧命的責任，作一個好榜樣。只要認清方向，認清目標，勇猛精進，沒有不成就的。

此地這個大樓這些工程聽說已經做完了，這兩天大概我們要舉行一個灑淨的儀式，你們研究研究灑淨儀式怎麼做法，是從八樓一直灑下來，還是就是八樓灑一下就可以了。每一層太麻煩了，就是八樓這個佛堂跟教室。你看看其他的有沒有必要？這個裡面房間不要一一去了。研究一下怎麼做法。

李木源居士做事情很認真、很負責，不容易，我們對他的要求，他統統做到了。現在反過來，他對我們的要求，我們有沒有做到？這一個新的道場，我在過去的習慣，第一部是講《地藏經》，這有地了。每個道場新建立，第一部經一定講《地藏經》，這是修學的大根大本，開發心地寶藏，這個我們要注意，要提倡，只要是新的道場，人家來請講經，一定講《地藏經》。講《地藏經》我們有地了，有地要建設心地，從心地裡面建立淨土，這就正確了。所以佛法這四大菩薩，他是代表修行門的四大綱領，從地藏提升就是觀音，觀音大慈大悲，心地裡頭有孝敬；然後再提升，文殊菩薩的智慧，普賢菩薩的實踐，四大菩薩是代表這個意思。所以《地藏》是佛法修學的大根大本，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。